

王朝

季

宇
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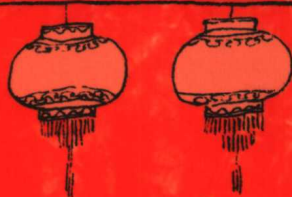
爱情

Wangchao Aiqing

两个不同成长背景的男女
在波起云涌的时代变迁之中
演绎一个曲折奇特的爱情故事
一段恩怨纠缠的人生经历



豐泰錢莊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王朝

季宇著

爱情

Wangchao Aiqing

两个不同成长背景的男人

在波起云涌的时代变迁之中

演绎一个曲折奇特的爱情故事

一段恩怨纠缠的人生经历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朝爱情/季宇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5.1

ISBN 7-5396-2506-6

I. 王... II. 季...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8499 号

王朝爱情

季宇 著

责任编辑:温溪 马晓芸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安徽星火印刷公司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5.875

字 数:180,000

印 数:6000

版 次: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506-6

定 价:12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王 朝 爱 情

王朝爱情

0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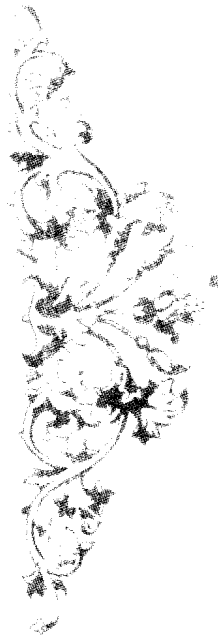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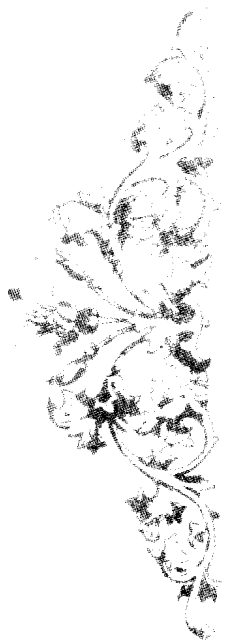
猎头

073

风吹草动

129

王朝爱情



新婚之夜，王朝怎么也没想到，一个本该幸福的时光却成了痛苦的开始。

王朝原是钱庄里的伙计。他8岁进钱庄做学徒，如今已有十二个年头。刚进钱庄时，他并不起眼，甚至有些呆头呆脑。伙计们常常作弄他。一天钱庄打烊后，学徒们照例脱得一丝不挂，接受检查。钱庄里的规矩大得很，学徒们每天进出铺子必须更换衣服，接受严格的检查，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裹挟钱物。那天王朝脱衣服时，手指随意间在口袋里触了一下。这一触不要紧，吓得他差点惊叫起来，脸随即变得煞白了。他触到的是一枚硬物，凭经验他知道那是一块铜板。娘哩，这是咋回事哩！王朝又急又慌，但他来不及多想，因为前边一个伙计已经检查完毕，就要轮到他了。在短短的一霎时，王朝急中生智，一转身将铜板吞进了



春天到来的时候，南京的树绿了，草青了，风

中飘荡着温暖的气息……

肚里。

当天晚上，王朝一连跑了四趟茅房。吞进肚里的铜板成了他的一块心病，他辗转反侧，焦虑不安，不知道铜板在肚子里会发生怎样的后果。而且，最要命的是，他无法诉说，更无法与别人商量。他的肚子一阵阵地绞痛，他甚至觉得随时都会死去，心里悲哀地想：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，实在是太冤枉了。可是，就在他差不多绝望的时候，那块铜板终于被屙出来了。那是他第四次蹲在茅坑上时。王朝高兴极了，他带着一种莫名的感激心情，捞起那块铜板，并仔细地冲洗干净。

第二天，他把这块冲洗干净的铜板悄悄带回了铺子。他没有多想，铜板本来就是铺子里的，尽管它使他遭了那么多的罪，但物归原主，理应如此。然而，就在他乘人不注意，想偷偷把铜板放回钱柜时，身后突然伸出一只手，牢牢地将他抓住了。

“干什么呢？”说话的是师兄吴小狗。王朝吓了一跳，一时间心慌意乱，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了。周围的几个学徒都扭过头来，看着他们，王朝就更慌张了，仿佛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

吴小狗这时吱吱地笑起来。他总是这样咬着牙齿笑，听上去就像老鼠在发情。

“臭不臭啊？”他压低声音问道。边上有人笑起来，也有人不明就里地看着王朝，不知发生了什么可笑的事情。王朝明白了，原来这恶作剧是吴小狗干的。吴小狗常常作弄他，可这一回玩笑也开得太过分了。他生气地瞪起眼睛，瞪着吴小狗。

吴小狗笑得更欢了，他说：“你小子真他娘有能耐啊？吞得进，还吐得出。服了，我真服了。”他看了看周围，有知情者便附和地笑。

王朝的脸憋得通红，他扭过脸去，不想理他们。但吴小狗

显然不愿就这么放过他，他揉了揉王朝，说：“小子，和你说话哩？”

“别碰我！”王朝回过头来，由于羞辱，也由于愤怒，他的眼里闪着火花。

“瞧你这熊样！”吴小狗依然咬着牙齿吱吱地笑，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。

王朝憋不住了，满肚子委屈和怒火一起鼓了上来。“你……你混蛋！”他朝吴小狗骂了一句。

“你敢骂老子？”吴小狗愣了一下，他说，“你再说一句？”

王朝厌恶地皱起眉头，不想再纠缠下去，他转过身要走开，但吴小狗却扑上来，一把揪住他的头发：“你敢骂老子？……我叫你骂！……叫你骂！……”一边说着，一边下着狠手，把王朝的头朝墙上撞。

王朝痛得弯下腰去。吴小狗这人恶得很，伙计们平时都让他三分，王朝更不敢招惹他。但这时他已忍无可忍，待吴小狗手一松，王朝便操起桌上的算盘狠狠地朝吴小狗砸过去。吴小狗毫无防备，他根本没想到王朝会还手。转眼之间，便抱着脑袋倒在了地上。

屋子里乱起来。有人喊叫着，也有人向外边跑去，但很快这一切又都静了下来。钱庄的老板刘智钧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屋里。他生气地看看王朝，又看看吴小狗。

吴小狗捂着头，从地上爬起来。他的脸已被血污弄得脏兮兮的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“他偷钱，”他指着王朝说，“他偷钱……”

“不、不……”王朝急了，想辩解。可由于激动和害怕，半天说不出一句囫囵话来。

刘智钧威严地耷拉着脸皮，他是一个面部浮肿、略显肥胖的



春天到来的时候，南京的树绿了，草青了，风

中飘荡着温暖的气息……

人，由于长期患有哮喘病，他的嘴唇发青，说话时常常气短，不得不停下来喘上几口气，但他不苟言笑，行事果断，人们都非常怕他。刘智钧让在场的人立即走开，干自己的活去，然后把王朝和吴小狗带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开始讯问。事情的前因后果很快就搞清楚了。最后，刘智钧留下王朝，他很感兴趣地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要把铜板吞下肚去？”王朝可怜巴巴地说：“我怕，我怕讲不清。”刘智钧又问：“那你为什么又要把铜板送回来？”王朝说：“铺子里的东西，我哪能要？”刘智钧听了这话，便笑起来。他摸着下巴上稀疏的胡须连声说：“好，好。”当天晚上，刘智钧找来保人，让吴小狗卷了铺盖，而对王朝，则另眼看待，用心栽培起来。

王朝出身于苦人家。父亲在他出生没多久，便死了。娘拉扯他们兄妹几个，不知吃了多少苦。好不容易得着一个机会，王朝被送进丰泰钱庄，因此便极珍惜。娘不止一次地对他说：“什么都是假的，本事才是真的。”王朝记住了娘的话，从进钱庄那天起，便处处留意，不放过任何一点学本事的机会，哪怕是同行们的只言片语，只要有用的，他都从不放过，默记在心。不久，生意上的事他便逐渐精通起来，不仅能左右手打算盘，而且闭上眼睛也不会错。凡他过手的银两，一弹眼便能看出成色质量，用手掂巴掂巴就能说出大致斤两。庚子年后，列强银行进入中国，运来墨西哥站人银元和英国鹰元，在国内使用；大清政府也开始铸造团龙银元，此外还有江南、广东的机制银元，流通市面。由于名称、分两、成色不一，兑换起来十分复杂，但这一切都难不倒王朝。他驾轻就熟，得心应手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学会了讲洋话，在和洋商打交道中，带来了许多方便。钱庄业务常常牵涉到具体的商务来往，这就要求视野开阔，行行通晓。一次，英国礼仁洋行的查理先生进了一批东北煤。这批煤是供他的船队使用的，可用起来煤耗大，

效果也不好。一天,在码头上,王朝遇到了查理,两人很随意地攀谈起来。王朝说:“你这煤不是真正的东北煤啊,煤质不好。”查理说:“何以见得?”王朝说:“你没瞧见,尽冒黄烟吗?”查理用望远镜看了看江面上的船队,果然如此。他不解地问:“为什么会冒黄烟?”王朝说:“这是因为硫磺太多,南边的煤才有这个毛病。”查理说:“你看那条船冒的烟,怎么一会儿黄,一会儿黑?”王朝解释说,那是因为两种煤掺在一起的缘故。接着,他又指了指另外几条船,根据它们冒的烟的颜色不同,一一说出了用的是什么煤,产于何地,说得查理钦佩不已。礼仁洋行向来购煤都是由英国银行押汇、提现,并结算,但和王朝谈话后,他立马把这项业务转到了丰泰钱庄。当时,国人把与洋人做生意称作做“洋庄”。这是一笔很大的款项,更重要的是,能吸引一个像礼仁这样的大客户,其意义远比“洋庄”本身要大得多。这件事后,王朝在钱庄的地位开始奠定下来。他迅速地从伙计升为二账,又从二账升为头账,这在钱庄里已是仅次于老板的地位了。这一年,王朝才18岁。

丰泰钱庄是一家老字号的钱庄,该钱庄是在刘智钧的爷爷手上开办起来的。刘家发迹始于盐业。盐业关系民生,由于官方垄断,向来获利甚丰。大清建朝后,更是视盐税为财政主要来源,盐商于是备受眷顾,很快暴富起来。当时全国分为九个产盐区及行盐口岸,而两淮位居首位。所谓“两淮岁课,当天下租庸之半,损益盈亏,动关国计”。乾隆时,刘家已是两淮有名的大盐商了,其权势炙手可热。辛未年间,乾隆南巡,刘家更是极尽供奉,龙颜为之大悦。乾隆二十二年,朝廷降旨对供奉有功的两淮商人予以奖励,“俱各加顶戴一级”。刘家的祖先在此之前已捐官四品,于是品加一级,地位更加显赫。直到道光年间,朝廷变革盐纲,盐商的特权受到限制,才逐渐衰败下去。刘智钧的爷爷当家时,立志



春天到来的时候，南京的树绿了，草青了，风

中飘荡着温暖的气息……

图变，开始转向钱庄，到了刘智钧父亲时，丰泰开始逐渐振兴。五口通商后，丰泰把中心由扬州转至南京，并以钱庄为支柱，在东南六省开设多家商号。刘智钧接手时，丰泰已成为东南一带赫赫有名的字号了。

刘智钧十分器重王朝，这种器重的基础是一点一滴累积而成。在刘智钧看来，王朝天生就是一个商人，他有一种强烈的赚钱欲望，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。此外，在他身上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品质，那就是胆大心细，敢于冒险。因此，凡他经手的事常常会给人带来意外的惊喜。王朝 20 岁这一年，国内政局不稳，灾祸连连。刘智钧的老家五湖地区先后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暴乱。一些城镇遭到残酷的洗劫，官如飘风，民如野鹿，人心惶惶，不可终日。丰泰钱庄在五湖有一家分号，号内存有几千两银子。这些银子成了刘智钧的一块心病。他思来想去，最好的办法还是把这批银子弄出来。这个任务相当困难，只有交给王朝他才放心。

一个月后，王朝只身来到了五湖。一路上土匪出没，历尽艰辛，几乎没有任何安全可言。直到这时，他才亲身体会到，要完成老爷交待的任务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食人之禄，受雇于人，难归难，也得想办法啊。他先后找了好几家镖局，不论开出怎样的价码，也没有一家肯接镖的。王朝不得已，拿着丰泰的红帖去拜见了五湖知府，想请求他出兵护送。知府姓楼，叫楼天虎，是个身材胖大，看上去威风凛凛，实际上却很胆小的人。应该说，楼知府对丰泰还是有一些感情的，因为平时得到过丰泰的种种恩惠，从心里说他很想报答丰泰，可眼下匪患四起，并危及五湖，哪还有多余的兵派啊？他告诉王朝，不是不肯帮忙，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土匪的势力太大了！就是派出人去，恐怕也是白搭。

这一来，王朝真有些无计可施了。他把分号的头账和二账都找来反复商讨，仍是一筹莫展。风声一天天地紧起来。距五湖几十里的松县、平湖等地，先后遭到土匪的袭扰，损失惨重。有传闻说，“老洋人”正在啸聚各路土匪即将攻打五湖。“老洋人”是这一带有名的悍匪，手下有上千人马，因其身材高大，鹰鼻凹眼，酷似洋人，故有“老洋人”之称。城里人都慌乱起来，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知府一边向上告急，请求派兵增援，一边把青壮百姓武装起来，和绿营兵勇一起日夜巡逻。就在这当口，王朝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他让手下的人立即出动，用库存的银子，尽可能多地收购粮食，然后租用大批空房囤积起来。当时正是小麦等夏季作物收获的季节，由于兵荒马乱，粮食无人问津，就连一些粮商也都不愿收购，粮价因此极其低廉。两个多月下来，王朝收购的粮食成千上万，堆积如山。

此后没多久，五湖城在一天夜里终于被“老洋人”攻破了。土匪们在城里疯狂地杀戮、抢劫和强奸。就这样闹了两天两夜，第三天早上，当大批官兵开过来时，土匪们裹挟着抢来的金银细软急慌慌地逃出城去。遭劫之后的五湖，简直惨不忍睹。几乎所有的商号和有钱人家都被翻了个底朝天，像水洗一般，没剩下多少值钱的东西，丰泰分号当然也未能幸免。然而，王朝囤积的粮食，土匪们却无法带走，差不多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。这之后，政府从各地调来了大批官兵进行剿匪，这些官兵急需粮食，王朝根本不愁粮食的销路。匪乱平息之后，市面上粮价飞涨。王朝的囤粮出手后，原来的银子一下子翻了几番。刘智钧开始对王朝的做法还有些不大满意，认为王朝没有征得他的允许便自作主张，实在是太冒险了。但事实证明，王朝是正确的，不仅正确，而且非常英明。王朝从五湖回来后，刘智钧便有了把女儿许配给



春天到来的时候，南京的树绿了，草青了，风
中飘荡着温暖的气息……

王朝的打算。

刘智钧有妻妾三房，膝下六个女儿，却没有一个儿子。刘玉莲是长房长女，他特别看重。可太太对刘智钧的想法却不大赞成。不赞成的主要原因是王朝出身太低，门不当户不对。可刘智钧很快就把她的思想工作给做通了。刘智钧说：“我观察了很久，王朝这人不同凡响，将来必成大器。我已老了，膝下无子，这么大的家业非交个可靠的人才行。可有钱人家的少爷大都是绣花枕头，中看不中用。玉莲是长房长女，我有心把这份产业交给她，如果她找个不中用的女婿，我怎么放得下心呢？当然，”说到这里，刘智钧便换了一种口气，他说，“你要真不愿意，我也不勉强。玉莲不是还有妹妹吗？我可以另找一个，把她许给王朝。这个女婿我是招定了，你可要想好噢？”太太听他这么一说，便掂量出了话中的分量。她说：“你就这么相信王朝？”刘智钧说：“丰泰钱庄从我爷爷手中，发展到如今这样子，不容易啊。老话说，三代而兴，三代而衰。我可不想让钱庄在我身后给毁了。”太太有些吃惊，她说：“你真要把钱庄留给王朝？”刘智钧纠正她说：“不，我是想交给玉莲。”话说到这个份上，便不用再多说了。然而，玉莲却坚决不同意。刘智钧和太太反复劝说，丝毫没有进展。玉莲不像母亲那样把钱庄看得那么重要，因此刘智钧那番良苦用心，能打动太太，却无法打动玉莲。最后，刘智钧不耐烦了，他说同意也得同意，不同意也得同意。于是，不管玉莲怎么哭闹，他还是执意定下了亲事。

王朝一直蒙在鼓里，并不知道刘家内宅里发生的这一切。当刘智钧和太太把成亲的日子告诉他时，他毫无思想准备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刘智钧说：“王朝啊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”

王朝这才醒悟过来，扑通一声叩头在地，他说：“王朝从小就是老爷太太带大的，你们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王朝一切听你们做主。”

“嗯，嗯。”刘智钧摸着胡须笑起来，他的笑很慈祥，很亲切。

二

其实，王朝心里并不特别高兴。从老爷房里出来后，他冷静地把这事想了想，便隐隐地生出了一些担心。老爷看中自己，当然是好事。这种事，如果不是老爷亲口告诉他，他甚至连想都不敢想。王朝知道自己在老爷心中的分量，但小姐会怎么看呢？一想到小姐，王朝便不那么有把握了。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把他内心的那点儿自信完全搅没了。

刘家的小姐们，王朝了解得并不多。对于大小姐刘玉莲，只是听人闲聊时说过，她很傲，也很任性，谁都不放在眼里，这都是老爷刘智钧宠着她的缘故。刘家和那些有钱的主儿一样，清规戒律也不少，未经允许，外人不得随便进出内宅。有一年过年，王朝因故没能回乡。三十那天晚上，刘智钧便传话让王朝和另外几个钱庄里的主事一起去他家吃年夜饭。就是那次吃饭，王朝见到了刘家的小姐们。在他的印象中，刘家的小姐个个如花似玉，而大小姐刘玉莲更是冰清玉洁，高不可攀。刘智钧在饭桌上，一一向家人介绍了王朝等几位主事，并把他们大大夸奖了一番。在介绍王朝时，王朝的目光无意中与另一桌上的玉莲碰到了一起。王朝看到玉莲微微地笑了一下，那笑冷冷的，很高贵，拒人千里之外。

不久有一天，记不清什么事了，刘智钧把王朝叫到家里去谈话。在花园里，王朝又一次碰上了玉莲。当时大小姐正和几个女

春天到来的时候，南京的树绿了，草青了，风中飘荡着温暖的气息……



孩在嬉闹，差点撞到王朝身上。王朝赶紧收住身子，说了声对不起，玉莲挑起细细的眉毛，看着他，神情略显意外。

她说：“你是谁？”

王朝说：“我是钱庄里的，老爷叫我来的。”说这话时，他抬起眼睛看了看玉莲。这是他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里打量玉莲。玉莲那黑亮亮的眼睛，白净的肌肤，以及肌肤下浅蓝的、仿佛透明的血管，在他眼前晃了一晃，就像一片火似的灼痛了王朝的眼睛。他赶紧把目光闪开了。

玉莲好像压根儿就对他没有一点印象，她说：“钱庄里的？”

王朝说：“是啊，我叫王朝。”他想提醒她，可玉莲似乎仍然没有想起来，她说：“那你去吧。”说着，便和身边的几个女孩子一起跑开了。

显然，她一点都不记得王朝了。从她的眼神里，王朝明白自己在小姐的心目中根本无足轻重，这使他很感悲哀。不过，这种敏感的情绪只是在心头划了一下，很快就过去了，并被深深地压在了心底的深处。可如今，当老爷决定把玉莲许配给他的时候，这种一闪而过的情绪不知从什么地方又冒了出来，像块云一样牢牢地捂在他的心头。特别是当他听说玉莲对这门亲事又哭又闹，坚决不同意时，更感到无形的压力。刘智钧曾宽慰他说，女人嘛，都这样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成了亲慢慢就会好的。然而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。

王朝的婚礼被操办得相当隆重。这是刘家长女的婚事，自然格外受到重视。除了尊贵的客人被请到府上外，沿街还搭起了喜棚，流水席从早上川流不息，一直进行到晚上。当结束这一切时，王朝累极了，加上多喝了一点酒，身子摇摇晃晃，差不多快要支撑不住了。丫头们乖巧地掩上门，悄悄退了下去。当屋里只剩下

新郎和新娘两个人时，王朝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。一直端坐在床边的大小姐突然冲他发难了，她说：“谁让你进来的？”

王朝一下子让她说傻了，他惊愕地看着披红挂绿的新娘，好像没听懂她在说什么。

玉莲这时又说了一遍：“谁让你进来的？”

王朝的表情一片茫然，他说：“你在说什么啊？”

玉莲说：“请你出去！”那声音冷冷的，仿佛从冰窖里捞起来似的，寒气逼人。王朝不禁打了个激灵。尽管他事先已有准备，也想过种种对付的办法，甚至想到玉莲会哭会闹，可就是没想到她会这样冷静，这样咄咄逼人，这是他完全没料到的。

“你让我去哪里呀？”他用近乎讨好的口气说。

“这不关我的事。”玉莲说。

“可、可……”王朝有些着急了，一着急本来想说的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玉莲说：“你走不走？”

“我、我……”王朝完全不知所措了，他还想再说点什么，可玉莲似乎已经不愿再答理他了，她不屑地撇过头去，在血红的烛光下，她的脸上泛起一片凄楚而绝望的冷艳。王朝方寸大乱，仅有的一点底气也荡然无存，双脚好像不听使唤一般，稀里糊涂地就退了出去。

当天晚上，王朝在隔壁书房里凑合着过了一夜，心里别提多窝囊了。差不多从新房退出的一霎时，他就后悔了。这叫怎么回事啊！他恨自己，骂自己，简直太不中用了，连自己的老婆都对付不了，这要传出去，脸面还往哪儿搁啊？这么想着，想着，肚里的气便一齐转到了玉莲身上。一个读书识字的女人，怎么也跟没文化似的，一点三从四德都不讲？他拿定主意，非制伏她不可。